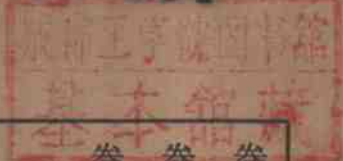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

二七

229554



卷〇三四一 蘇字

卷〇三四四 蘇字

卷〇三四五 蘇字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五

六模

蘇

蘇天爵

元史列傳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

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脩武宗實錄二年陞脩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因有言寃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寬心雖盛夏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侯兩子行膏茶即舟中取芥並斲殺之沈芥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水汚血又何以知芥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寢寢于

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使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妾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況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爲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闕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還翰林侍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叅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陞叅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

政廉訪使尋召選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錮之弊皆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極治有方所辦課鈔八十萬定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于鏡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涪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馬祖常志蘇君伯脩雜著祖常延祐四年以御史監試國子貢伯脩試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當時考試禮部尚書潘景良集賢直學士李仲淵真伯脩爲第二

名輩弘爲第一名弘文氣疎宕才俊可喜祖常獨不然此其人後必派於不學升伯脩第一今果然而吾伯脩方讀經稽古文皆有法度富貴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至順元年九月五日侍上幸中心閣還休半日書此以記予與伯脩之舊也

蘇恒

元蘇天爵謫漢集故建昌州判官蘇君墓碣銘蘇氏居趙郡樂城者唐宰相味道之裔也五季之亂始分處隣邦故常山之境

訖今蘇氏爲最盛稽其世出皆本樂城君諱恒字德常其先由樂城徙高邑至其祖父徙元氏今爲真定元氏人曾祖諱奠金太中大夫安武軍節度使祖諱順不仕考諱禧仕縣邑爲筦庫官君起家建昌路知事主吉州永豐簿隆興路錄事判官建昌州判官至大間封贈制行授奉議大夫驍騎尉橐城縣子夫人王氏封橐城縣太君子男三人善政杭州路教授次允迪次克恭廣元路學正孫男十人積奉議大夫司農丞社進義副尉左衛率府百戶禔國學弟子負祐祚祺祿祥裕禮未仕君蚤從翰林李公治學詩書孔孟之說及仕郡縣務以惠愛元元爲本初佐建昌府幕謹簿書出納約束胥吏俾不敢爲姦及戴永豐訟至即決遣之無留者久之民畏其剛斷不敢犯法邑接嶠洞其人時出爲梗民以爲病鎮將請調兵殲之

君曰彼豈無良心耶如諭之不從兵未晚也即單騎深入諭以國家德澤
淳淳法制寬簡降者未始即誅何為陸梁自取滅亡也酋長感泣帥其黨
數千人求為平民政譽既聞派戶來歸者又千餘家悲關荒田以存活之
滿代北歸邑民刻石以頌其美再調隆興建昌皆辭疾不行春秋既高優
游里社日從樵夫野老嘯歌息偃於樽席之側既受寵命鄉閭益以為榮
延祐五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七塋元氏縣神岳鄉輔村原諸孫以
狀來請銘余先世出亦樂城也故為之銘銘曰世之仕者官無崇卑功誠
在民民父母恩錫活千人必有封賞彼蒼蒼者天報施不爽既康而壽多子
多孫勒銘墓
石攸久長存

蘇興嗣

元明善清河集體部有外郎蘇君先望碑蘇氏世居臨潼
有諱興嗣者長七尺善騎射金真祐間以戰多至金吾衛

上將軍騎都尉都統鎮太原又鎮慶陽又鎮延安金亡率民五千戶歸我
朝命立京兆時兵興之餘城邑為墟撫字勞徕視人猶已瘞暴骨成大塚
夫人劉氏生子諱德嘗為金昭勇將軍夫人李氏生三子曰秀成曰文實
曰志實文實為浮圖法志實為老耑學秀成由丞相掾遷從事郎寶難尹

以子貴贈奉議大夫左司郎中號騎尉長安縣子夫人王氏封長安縣太君生二子曰斌曰炳斌為奉元鳳翔諸路民區提領娶王氏生子昌炳由丞相揀遺承事郎大同路經歷集賢院都事其肅行省都事戶部主事遷禮部員外郎積階奉議大夫方進用未堂娶某氏生子嗣祖陝西行有譯史屈氏卒朱氏封長安縣君生三子曰榮祖侍儀舍人曰繩祖國子學生曰壽童尚幼奉議君昔同中書今又同曹懼其先堂無所誌將遂湮滅不得逮也以此請余唯蘇氏以鉅室有陰德在民子孫將大曜不可不誌乃為文曰蘇出帝顓氏衍以延臨潼之胤味道斯苗保金吾山立其峻弓鉅奮庸來歸聖朝除苗建利豐厥後嗣昭勇維肖德與時侯儲祥再世其光必肆倚長安公肇其爾隆兩息冲冲克振宗風乎也聲芳秩禮南宮哉木岳魚方即天工繫聖之逢日起大同鬱鬱臨潼潼津

濡慶叢張師之里瑩于蘇氏歷年幾千孝忠子于

蘇思誠

國朝蘇平仲太史集蘇平仲作七弟思誠壻誌銘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介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四伯衡兄弟

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龐碩自其孩時步趨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善筆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

大丈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丈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唐思誠竟卒于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省憲之官泊邑居之彥咸致賻其殯也咸巷祭以過舉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以燈燭思誠嘗竊燈燭以益必致四鼓煑茗而寢之欲睡則啜之方夜半茗飲苦而寒啜之輒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睡復啜終已不睡因此病劇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為文不廢父母怪其驟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痢告召醫視之痢愈更得軟腳疾如寒熱此半年鍼藥劇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為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為父母光榮孰知事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為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矣死猶不免以遺骸累弓棺歛而返鄉里殯焉將俟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殯于錢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于金華又七年為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柁于世父墓左在惠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國子生謁歸乃追為銘納諸壙銘曰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殤也吾門之不祥邪而吾弟達其

殃也安所歸咎

邪天蒼蒼也

蘇林

列仙傳林字子玄濮陽人數遇仙人授以道要後有雲車羽蓋迎之昇仙

蘇子玉

列仙傳子玉蜀人黠脩道要遇正一真人授天真訣飛昇

蘇德哥

列仙傳德哥不知何許人善合返魂膏後不知所之

竇滔妻蘇氏

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

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淒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事林音記織錦迴文詩君承皇詔安遵成遂君遠別河橋路含悲掩淚贈君言莫忘恩情便長去何其一去音信斷遺妾屏幃春不暖瓊瑤階下碧苔生珊瑚帳裏紅塵滿此時道別每驚魂將心何託更逢君一心願作滄海月一心願作嶺頭雲嶺雲歲歲逢夫面海月年年照得過飛來飛去到君傍千里萬里遙相望遙路遠關山隔恨君塞外長

爲客去時送別蘆葉黃誰候已經柳花白百花散亂逢春早春意催人向
誰道垂楊滿砌爲君攀落花滿地無人掃庭前春草正芬芳抱得琴箏向
畫堂爲君彈得江南曲附寄情深寄朔方朔方迢遞山難越萬里音書長
斷絕銀裝枕上淚沾水金縷羅裳盡皆裂三春鴻鴈渡江聲此時離人腸
斷情箏絃未斷腸先斷怨結先成曲未成君今憶妾重如山妾
亦思君不暫閒纖將一本獻天子願教兒夫及早還詩留樂府

曾悟母蘇氏

曾悟雲莊集宋曾協代從兄作伯母事述某

在外氏家牒與國史所載曾祖諱某某官曾祖母某氏某國夫人祖諱某
某官祖母某氏某國夫人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國夫人是生某人於倫
次爲季年十有九歸曾氏二十有某年而娶又三十有某年而卒於子之
官舍時紹興丁卯七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封太宜人子恪健早
卒悟擢進士第爲亳州士曹掾罵賊死事聞詔贈承事郎怡石朝奉太府
寺丞諱石從事郎常州錄事參軍僑出後叔父孫熹石迺功郎監建康府
都稅院熹某某未官孫女三人長嫁右文林郎張通餘在室某人幼而端
莊不見喜慍外伯祖父端明公持奇愛之字以李安出於儒家主長見聞

動有法度至於智識高明無妬忌之心蓋出天性元祐初我祖父曲阜公
外祖父樂城公志同道合並擢侍從先人始以曾子拜樂城公於京師一
見而請昏焉時公兄弟道德文章爲海內宗師富貴光榮實甲天下某人
入門循循無矯人色曲阜公性高嚴家人父子之間未嘗以辭色假之年
見謂能盡婦道祖母愛之爲諸婦最曲阜公同氣十六人婚姻皆大家內
外宗黨相板援常數百人羣居儼然不強笑語以相媚悅而上承尊屬旁
睦婦如自敵以下納以恩意內外懷附交口譽歎積數十年如一日也先
人既遭閔凶仕雖不遇必奉太夫人與俱太夫人雅好客所居官嘗擇要
地親賓回來燕享無虛日某人幾伺顏色輒能得其指意太夫人以忘其
貧先人無祿早世素不殖生產某人痛自約損以字孤均一之德能人所
難屢哭所愛予人不堪其憂而某人居隱約之中當憂患之來泊如也平
生服用儉素耻事華靡春秋既高精力不少衰問爲子姓道前事置疊不
休聽者忘其疲歲時上壽華顯象服宗黨敬焉不幸屬疾猶諄諄家事如
平時既病一置不問有請所欲言者曰吾胷中無遺恨若死生之變安之
久矣復何道泊然而逝曾不恤化某荷遺澤列者定官行朝僅得三進封
諡尚幾期願以遂爲鳥之志今已矣夫創鉅痛深天實爲之曾氏世家建

昌之南豐曾祖太師曾國公諱某祖少師曲阜文昭公諱某曾即葬旁郡其墓在潤州者實自祖母究國夫人強氏始而先人右通直郎諱某定于丹徒縣長山之原其不肖孤既弗克奉先人之緒違天負神以底酷罰迺以某年月日謹寃宥之奉而合祔焉已事迺思死歟泣而言曰生不能顯揚光大以極其養歿猶當假辭以傳後人知吾母之詳宜莫如舅氏且先人之葬既受賜矣舅氏當不我拒謹擬其大略以請伏惟哀憐而諾之以宥其遺孤且以慰先夫人於九原云某年月日孤某述

張斯立妻蘇氏

宋蘇魏公集萬壽縣令張君夫人蘇氏墓誌銘 西出廣陵故城十三里所有大墓

在蜀岡之南曰馮家原集賢張公之所宅也集賢之次于潁州萬壽縣令挺卿斯立柑其墳西南隅之庚地堪輿家曰山連兗乾水派丁未其前望京江諸山拱而揖之皆吉符也元豐八年春正月集賢之孫天長縣主簿克南京國子監教授康伯昆弟將葬其偏親彭城縣君錢夫人得吉卜矣又舉世母武功蘇氏之柩同用某月己酉厝于斯立之右方切于律老從之蘇氏子長妹也我先人太尉公翰林府君晚得女以其秀且慧故持撫

愛之始幼而孩已能言漸誦章句少長而承禮義之訓又能東筆爲詞語
及笄擇配且久乃以適臺州司法呂昌緒昌緒故相許文穆公之孫也甫
三年而寡後四年獲歸斯立斯立賢而有文章好學不勤平居刻苦奉養
簡薄吾妹從其所好未嘗見於言色又七年而斯立卒且葬矣乃歸寧太
夫人河南郡太君日侍膳外則以未亡自處不復接外事惟閉閤冥心誦
佛書而已雖親戚亦少有見其面者熙寧五年從子奉板輿守東陽三月
十二日過桐廬縣漏港灘失舟吾妹年四十二與璋老暨子一子頴士同
日而亡子侍太夫人悲泣之哀甚踰年還喪維楊蔽于開元佛舍又十三
年始克同穴張氏三子長康直用斯立之舅翰林錢公補蔭爲郊社齋郎
次康壽次即璋老也並相繼夭闕斯立遂無後而呂氏二子亦卒二孫尚
幼惟是定窆之事皆教授洎其尊公尊前利州路轉運判官通直君王之
乃得如禮嗚呼可哀哉銘曰長江之陽蜀江西其音在商墻者宜是爲斯
立之世墓嗚呼
吾妹今從之

蘇小小

古辭蘇小小歌 一曰錢塘蘇小小歌樂府廣題曰蘇小
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歌云西

陵松栢下是也

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唐

李賀詩同前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蓋

風爲棠水爲佩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入雨溫庭筠詩

同前 買蓮莫破春買酒莫解金酒裏春容抱離恨水中蓮子慄芳心吳

宮女兒膏似束家在錢塘小江曲一自擅郎逐便風門前春水年年綠張

祐詩同前三首 車輪不可遮馬足不可絆長愁十字街使郎心四散

新人千里去故人千里來翦刀橫眼底方覺淚難裁 登山不愁峻涉海

不愁深中擘庭前聚散郎見亦心辛文房詩東流水底西飛魚街得錢塘

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閑來油壁車鸚鵡盃殘春樹暗蒲葦余冷

夜牕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芥隱筆記樂天詩揚州蘇小

小人道是大

斜音伊邪反

蘇小卿

醉翁談錄相花寺遇蘇寺丞爲閩江知縣有女字小卿性

格妖嬈儀容儼雅瑩玉肌膏宮腰難比國遊賞於花園之

間星眸四顧見一人卧於花陰之下女叱問曰何人敢至於此對曰姓雙

名漸本郡吏也少覽經書長工詞賦期躍禹門之三浪待攀仙桂之一枝

李家貧無以進身暫爲本縣之廳吏女子悅其顏貌默念曰荆山之玉自帶纖瑕世之常理今生精神端麗誠爲佳士但未知其才學遂指廳壁山水賦詩漸乃借意挑之曰澗邊芳草連天碧山下錦濤無丈尺鶯啼燕少蝶未知蜜意尋芳與誰惜我有春情方似織萬緒千頭難求覓富貴榮華不早來眼前光景空拋擲女子見詩心如愛慕乃曰昔相如有援琴之挑文君潛附轅相逐韓壽孤吟於牕下賈氏竊之以香囊此乃恰其才光嬌羞微笑曰爾能學否生曰一介末吏非匹耦不敢當此女慙曰妾一言已出反不見從邇來詩涉淫辭汝得何罪生不得已而諾之亂紅深處花高屏障充雲縹雨一霎懽情生曰今日別後再會何時女曰如今別後可解職歸家深心勵學不忘勞苦以俟搜賢取士待折高枝然後復令良媒求親可矣我乃它托不嫁等待親音更無忘也生方欲言見侍婢數人走至園中生乃遁去遂遊遠郡訪其先覺苦志二載功業一成歸詢本縣公吏云寺丞不祿縣君挈家以往揚州投於外祖生乃往揚州問其親音有人云小卿母又告亡小卿落於娼道生乃大恟忽契友皇甫善劉仲脩相訪云吾兄有不樂之意生以它托告之劉曰一孟與君解悶遂三人同往妓陌之所但見綵樓與翠閣相連綉幕共珠簾對捲劉引其青木出請獻茶

應聲而起但見女子立於簾下眉如柳葉臉似桃花玉削肌膚有端嬌美
女子揖衆入於小閣中坐茶了衆方欲起劉遂命酒開樽四人共飲酒妓
行女與衆人曰妾有少懇仰于清聽近畜一歌妓世間罕有願求新詞收
爲家寶得不見阻深幸衆皆唯酒再行之後用青紗罩罩一女子執板
筵前佐樽各滿引盃令女子歌女子再起曰衆中如有詩詞願示片言漸
乃先成其詞衆不敢措手衆賓大服雙生詞曰碧紗低映秦娥面咫尺暗
香濃瑤池秋晚長天共恨煙鎖芙蓉天桃再賞派鶯聲巧不待春工樽前
潛想櫻桃破處得似香紅女乃深謝酒再行且再勸之漸於樽前顧盼見
女子容貌若小卿也心憐魂飛但忘所惜其女子見漸而默念之休稀似
雙郎也心目皆眩情魂俱失數盃之後女子不免問漸曰然平生未識高
平敢問仙鄉姓氏漸暗喜曰乃閬江縣人也漸姓雙因訪親得至於斯女
子亦曰妾先人前仕閬江縣蘇守丞也因染疾不祿妾隨母至揚州母又
厭世不能自養遂落於娼源終不爲樂語畢唏噓流涕悲不自勝是日筵
散各歸所卽漸獨坐自念曰我當日共伊花間叙別指山爲誓永永不別嫁
今已爲娼正嘆之忽有人傳戶漸開戶見一青衣曰適來蓮娘子別具小
酌專候官人漸與青衣同去小卿再拭鉛粉別搔簪珥出簾相引就坐各

叙間別於小閣中具小酌三盃之後小卿與漸曰自別之後父母繼亡失身娼道每自思君空勞夢寐今得自就合歡之志我所愿也是夜姻緣再逢嬌態次早生辭小卿曰是何言也相別三載今方得見安可遽去生曰聞伊與司理院薛官人爲親安可久住也女曰我宅中有一小室爾且安止逐日俟司理回宅却共妾偕行遣興吟詩與郎繼和閑時促席飲樂在苒二春美任歸京官吏送至郵亭餞別前至大江沿流而上漸觀江景寂寞鬱鬱不樂船因至鍾陵浦夜泊豫章城下是夜萬里無雲月色如晝凝情似醉亂思如癡一派江聲促成愁思數點漁灯燒斷離情浩飲長歌不能自遣忽聞樓櫓呼咿有一畫舸將近亦係垂楊之下蓬牕相對漸出視之但見彼舟中馬門果一佳人年約二十餘對坐一人必是其夫約五十餘歲形貌古怪明燭舉酒左右二青衣女子佳人抱一琵琶品弄仙音漸熟視之即小卿也漸因見佳人遂成心感不敢傳言遂自歌而挑之歌云樂天當日潯陽渚舟中曾遇商人婦坐間因感琵琶聲與托微言寫深訴因念佳人難再得故言何必曾相適今日相逢相識人青衫拭淚應無極我因從官臨川去豫章城下風帆住續有翩翩畫舸來斜陽共繫垂楊樹綠簾相近未多時紅簾半動聞私語認得舟中是誰氏長自廬江佳麗地